

## 核桃香榧两相宜

这个节候,真可以说投入秋的情怀,体会秋的清雅,欣赏秋的美妙,享受秋的味道。除了视觉、体感上的享受,金秋更有收获的实惠,也最多新鲜的口惠。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这时,劳作之累汇成了丰硕之果,慷慨地对人们的付出殷勤馈赠。我想,没有这样一层意思,人们对金秋的挚爱可能还要打点折扣,秋天的美妙还要失去些许意义吧!

以前,基层的同道淳朴好客,乡邑的朋友知恩重义。这时候,临安的朋友会送来几斤山核桃叫我吃吃看,诸暨的同行会捎带几包香榧让我尝尝。礼虽轻,但情重意浓,在我眼里,赛过西洋参、枫斗晶。几年吃下来,咬着嚼着,竟使我吃出了另一番滋味。

这两样东西,同属吸日月精华,汲山川精气的大自然馈赠,都要剥壳吃,同属炒货类,都是浙江的名特产。在我吃来,味道、香气也不分伯仲。对于食客也是“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”。试用一句古诗,可谓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,各有千秋。对此,这两种山珍的制作者、经销者很明智,很豁达。我就从来没有听过临

安的老信贬低诸暨的香榧,而抬高自己的核桃;也不曾听过诸暨的朋友作损临安的核桃,而夸大本地的香榧。有句话说:不容荆棘不成兰。何况山核桃和香榧也算是并驾齐驱的上等炒货。我有“汪记”,你有“冠军”,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。应该说,这是一种境界,也是一种胸怀。少一点门户之见,多一些宽容精神,这其实对不少领域都适用。

由此,我想大凡成名的东西,自身强、有特色是最重要的,即便不做广告,也会花香蝶自来,酒好不怕巷子深。

香榧古称“千年香榧三代果”,又称“长寿果”。宋代苏东坡赞曰:“彼美玉山果,粲为金盘实”。山核桃也有文人雅士咏赞,请读这一首:“一个个像是铜铸的,上面刻满了甲骨文。也像是黄杨木雕刻,玲珑剔透,变化无穷。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,还是风雨雷电的撒文。”浙江籍大诗人艾青是这样咏山核桃的,他的诗歌饱含真知、真情、真意,让人们欣赏艺术的同时得到情操的升华、真知的感悟、情意的感动。

这是两样好东西,我很爱,家里人都欢喜。它们都长在树上,曾共同



渔歌 摄

享受雨露阳光,一并拥有高山土壤。一落地,又各自风风火火闯市场。即使是命运安排走阳关道,抑或是行独木桥,而他们的主人都不排斥,都互不贬低,只把精力放在培育良种、精选品种、闯荡江湖、拓展市场上。他们深深知道,百货销百客,自古成一理。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;相互中伤,两败俱伤;互不拆台,共享舞台。这又是何其豁达的胸襟、睿智的见识。

如同洛阳的牡丹和郑州的月季,恰如春日的兰花和秋日的菊花,临安的核桃与诸暨的香榧各逞一时之秀,

自成一格,别具一格,各有风味。一旦离开大山大树,都是“将军上马,各奔前程”。因此,每当我吃着朋友们送的,或是找品牌、寻好店买来的那些山核桃和香榧,不仅品出那一点义气,掂着那份山野田畴的生气,更感觉别有一番风味上心头:那就是凡事万物自身总有些特长和特色,这是立足处世走天下的根本,是真正能够信赖的靠山,是源头活水,是“他无我有”的法宝。而不排斥,不作损,不诋毁,让别人各取所爱去品味、去尝试、去评判,这也是独行天涯、迈步天下的一条真理吧!

◆笔走万象 ◆朱国良

◆汉诗节拍



相逢是首歌,  
相校是欢乐的海。  
纵然是风雨,依然有傲骨在。  
倘若风叶雨,依然有傲骨在。  
又引雨头活水来。  
雨露轻洒,用心栽培,真情培。  
雨露轻洒,用心栽培,真情培。  
雨露轻洒,用心栽培,真情培。

### 中秋·远方

繁华的街道,霓虹灯闪烁,热闹渲染着人间烟火,淡妆浓抹。  
圆月的乡思镶嵌在静谧的夜空,似精彩的默剧引人驻足。  
静静的湖面邂逅温柔的风,湖水微漾,点点乡思流向远方。  
远方有青翠的竹,始终握紧家乡的泥土。  
远方有尊长的勤劳与简朴,父母年轻时搭建的吊脚楼,像一台别致的时光机,放映着记忆中珍贵的画面,镌刻在父母额头的风霜,平凡而伟大。

### 那片桃李园

秋风劲,硕果累,尖峰山下彩旗舞,归雁一排排。  
多少次遥望,多少次梦回,春华秋实七十年,红楼依然美。  
想当年,书声伴风华,壮怀激烈慷慨,晚灯映静思,璀璨人生未来,山头的歌声哟,一咏三叹。  
好一曲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  
游泳池的水花,试验田的稻穗,田径场的速度,望星空的一缕情怀……这一切的一切啊,酿成了诗,酿成了酒,我与岁月一同醉。  
一枚老校徽,犹如丹青绘山水,春风几度,桃李花正开,满园青绿,唯有付出最精彩。  
您走了,您走了,用心栽培,真情培。  
雨露轻洒,用心栽培,真情培。  
雨露轻洒,用心栽培,真情培。

## 一只西红柿的N种可能

◆吴风越俗

◆潘江涛

北山是金华的福地。退休职工胡勇平不知何时在山顶租赁了一亩山地,晴耕雨读,惬意地过上“农耕”生活。

今年夏天,酷暑难耐,高山蔬菜却凭借海拔优势,出落得鲜嫩水灵。每每下得山来,勇平就会拐个弯,顺便送我一些当日出产。其中,就有西红柿。

北山西红柿个头硕大,每只至少有三两,外观红艳发亮,煞是养眼。拣几个洗净,盛在白色透明的玻璃盘里,犹如清供一般,赏心悦目。看够了,将其切成瓣,撒一把砂糖,贴上保鲜膜,塞进冰箱冰镇两个小时。

可惜,如今的西红柿即便产自北山,也是汁少味淡,并不适宜糖拌。

思来想去,有多长时间吃不到糖拌西红柿了,是20年还是30年?想不起来了。反正,少年时代,西红柿个头虽然没有现在的大,外观也没现在的鲜亮,但汁水多,有沙沙甜甜的口感,特别适合糖拌,唯一的缺点就是存放时间短些。

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改良后的西红柿多由大棚催熟,表皮坚硬,内里无汁,食之无味,是市场经济氛围中,效率与质量博弈下的果实,被人诟病亦在所难免。所幸,近年来植物栽培更多地返璞归真,更多的植物有了“有机”的意味,而食品加工技术更是日新月异,不可同日而语。

多年前,曾在贵州苗寨吃过一锅红艳艳的酸汤鱼。鱼是新鲜的乌江鱼,而那酸味,我以为来自食醋。问了问店主,才知是从番茄中提取的精华。

番茄是西红柿的别名。超市中售卖的番茄酱,也是由新鲜成熟的西红柿去皮去籽磨制而成,通常用作调味。

女为悦己者容。有些美女别出心裁,居然把西红柿捣烂,往汁里面加点白糖,涂到脸上当面膜。猛然看去,犹如“吸血鬼”一般吓人。

出于好奇,人们难免会问:效果如何?某美颜师直言,西红柿确实能平衡皮肤的PH值,只要有耐心,能坚持,奇迹自会出现。倘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还不如不涂。因为时间耗不起。

影片《唐山大地震》《芳华》是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杰作,他亦坦承自己有西红柿情结。不同的是,冯导不是把西红柿酱汁涂抹在脸上,而是用镜头抓取,让一只只新鲜饱满的西红柿在演员的唇齿间被啃咬……那一个个特写画面在放映机的放大下,格外抓人眼球——原来,西红柿也是一种适宜传递感情的水果。

还记得钟楚曦饰演的穗子吗?她在文工团大院里出黑板报,喜欢她的战友,递给她一个饭盒,里头装着两个西红柿。穗子一只手端着饭盒,另一只手拿出一个西红柿,大大地咬了一口,并用小手指勾掉嘴角的汁液……这个画面虽说不长,却唯美至极——美好的青春与懵懂的爱情,似乎都浓缩到那个西红柿里了。

西红柿被誉为“爱情果”,“有纯真,有天然,有母亲年轻时的样子,有少年时的夏天,有情窦初开的悸动,有朴素的年代……”冯导的这个说法,真的能代表过去几代人对西红柿的印象与观点——酸酸甜甜的记忆,那么悠长与美妙。

二  
美肤也好,道具也罢,毕竟只是西红柿的特例。而在平头百姓的眼里,它仅仅是一种普通蔬菜,最好煮而食之。譬如,西红柿炖牛腩。

西红柿炖牛腩,宜用砂锅。揭去锅盖,汤汁浓厚,像是一片红色的海,上面撒着翠绿的香菜末儿,切成丁的牛腩潜伏汤中,等待着被舀进小碗中。三口之家,一人一小碗,用小勺搅一搅,待汤稍凉,浅浅地喝上一口,忍不住哇的一声——西红柿酸甜,牛腩醇香,再加上香菜调味,三者的味道交织在一起,会让饥肠辘辘的我们胃口大开,舒爽无比。

“最美还是家常菜,最爱还是粗布衣。”要说家常,当然离不了西红柿炒蛋。

西红柿与鸡蛋,是食材中的黄金搭档,虽说彼此成就,却需要用情用心。

蛋要先炒,还不能炒得太老,盛出备用。西红柿顶部划个“十”字,稍稍滚水,捞出轻轻一撕,皮就掉了。待锅里的油一热,就可把切成片的西红柿放进去,加适量精盐,翻炒出浓浓的汁液,然后把鸡蛋也倒进去,快速翻炒。其间,我喜欢洒一点点清水,煮一煮。

早餐爱吃面条或者汤粉干,我们常常用西红柿炒蛋做浇头。若能配点微辣的黄豆酱,则风味更佳。

“西红柿炒蛋,我是百吃不厌。”文友傅兄也是一枚吃货,常常与我交流日常琐碎,餐厨心得。他说:“鸡蛋的鲜味和西红柿的淡淡酸甜味加在一块,双剑合璧,味道已经不是单纯的1+1了。如果我是个男人,就要娶个像西红柿炒蛋一样的女人——红的红、黄的黄,红配黄,喜洋洋。喜庆的老婆,总是好的。如果这个老婆喜欢描点眉呀画点口红的,那就更好了。比如,西红柿炒蛋里加点翠绿的葱花,红、黄、绿三色点缀其间,作为一种菜,我觉得是相当俊俏的。”

三  
饮食男女,两情相悦,是不是彼此欣赏的“菜”,还得看眼缘。“那饱满的稻穗幸福了这个季节,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。”著名歌手周杰伦在《七里香》里也借西红柿表达了深深爱意。

江苏诗人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弦也曾说过:“番茄的红,不同于眉宇间飞起的娇羞,或者腮上的一抹轻霞。它的美,也许是迥异于东方之美的一种美吧?这从美洲大陆起飞的天使,终因征服欧洲而征服了世界。”

西红柿喜欢光照,属于阳生植物。夏天凶猛的阳光,把青涩的西红柿,有节奏地催熟。我们吃西红柿,其实是间接地吃掉太阳所制造的“能量球”呢。

生活是一首澎湃的歌,而幸福其实很简单。

## 梦里水乡下姜村

去住淳安县下姜村的时候,是下午,天上飘着蒙蒙细雨,雨丝极细,仿佛牛毛,仿佛绣花针,仿佛比粉丝还透明的物什。大家有的穿着宝蓝色雨衣,有的撑着一柄伞。这里青山绿水,村落依丘陵而建,走在村道上,不是上坡,便是下坡,路面一律由赭红色的大石板以及缤纷的鹅卵石砌就。走在这般诗意盎然的路面上,人不时地会出神,恍惚间像是走进了戴望舒笔下的雨巷: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/彷徨在悠长,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,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

眼眸触及处,除了房舍人家,便是绿树庄稼。橘子已经结出拳头大;石榴红艳艳的,吊在枝杈间,像极了盏盏一盏盏的红灯笼;曾经饱满的尚未采摘的莲蓬,已经纷纷垂下头;芝麻站在地里,一颗颗子荚正在植株上列兵布阵,那是无声的语言“立正,稍息;立正,稍息”;冬瓜最是威猛,随便哪一个,都是个头壮硕、虎虎生风;山芋南瓜,依然

没边没际地在爬藤;生姜、芋头、秋葵、辣椒,一株一株的,都咬着牙憋足了劲,它们想要更多的结果,以供村民以及游人食用;顶好看的,还数家家户户门口正在盛开的美人蕉和萱草,叶碧绿,花橙红,与萱草相比,美人蕉显然更胜一筹……这一切的一切,都像极了我家中院村的模样。

在村庄的制高点,那是当年孩子们上学的学堂,教室只有一间,仅有一位老师,年复一年地承担着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语文、数学乃至体育、音乐、绘画的教学任务。这里是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取景地之一,据说,就是这间小小的教室,培养出了多年后走向全国各地的一位又一位才子佳人。导游看上去四十岁不到的样子,当她说到自己是三个女儿的妈、大女儿已经二十岁时,我们大吃一惊。这间早就不再使用的教室里,一张张课桌板凳依然整齐有序地排列着,导游让我们坐下来,她自己则站到讲台上,带领我

们唱响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声音或许不算多么的嘹亮,但是,每一字每一声里都是情意深深,这就是祖国的魅力,无论何时无论置身何方,祖国永远是最温暖的大后方。

“下姜村,梦开始的地方”,这是刚走入村庄时,便映入我眼帘的字眼。梦里水乡,下姜村就是啊。中国美丽乡村休闲乡村,这是下姜村的名片之一。这里民风淳厚,这里曾诞生过多位可圈可点的义士先贤。这里的屋舍多是徽风皖韵,飞檐翘角,青瓦白墙;这里民宿众多,尽管如此,据说每到旺季依然供不应求。缓缓下坡时,我们看到一处墙壁上“狮城酒坊”的字样,旁边还有“每一口都是乡愁”言浅意深的注释。导游说,狮城酒坊创办于咸丰年间,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说时,我们已经走进了酒坊,满屋头飘荡着酒香。工作人员打开一只只酒杯,将酒分别倒进一只只的小酒杯里,请大家品尝。我往她打开的酒

坛边凑过去,一阵酒香扑面而来,冷冽又清甜。展架上摆满了白酒,黄酒还有酒酿。工作人员说,在这里买可以,在网上买也可以。

导游说:“村里建有食堂,中晚餐两荤四素,70岁老人每餐3元,80岁老人每餐2元,90岁老人就餐免费。”这个村庄有村民223户,人口789人,当初赤贫的小小村落,现如今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4.88万元。这个变化,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,是日出日落一天一天干出来的,是汗水的结晶,是智慧的演绎,是不甘落后,是力争上游。

在村口的一条清水河边,看着鱼儿在碧水中畅游,我问导游,这片水域叫什么名字?她回答:“雅水河”,又指着眼前的山告诉我,“那是元宝山,又名龙凤呈祥。”徜徉在水边,听水声潺潺,极目远眺,看山上林木葱茏,仿佛置身仙境。这片吉祥又雅致的山河啊,果真是景物如其名,山是好山,水是好水,名是好名,我们流连其中,不舍离去。

◆随行漫记 ◆子薇